

第51届江户川乱步奖
获奖作品

天使之刃

药丸岳 著
肖研 译



第51届江川乱步奖
获奖作品

天使之刃

〔日〕药丸岳 著
肖烁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使之刃 / (日) 药丸岳著; 肖烁译.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6.8
(江戸川乱步奖丛书)
ISBN 7-5378-2935-7

I. 天... II. ①药... ②肖...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8013 号

《Tenshi no Naifu》

© Yakumaru Gaku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日本讲谈社授权北岳文艺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天使之刃

(日) 药丸岳 著
肖 烁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
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640×960 1/16 印张: 15 字数: 131 千字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5378-2935-7

I · 2846 定价: 21.00 元

序 章

听见爱实的哭声，正在准备早饭的桧山贵志慌忙将头探入卧室。地板上爱实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此刻，爱实正在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翻着。看到这种情景，桧山吃了一惊。

“爸爸，桃桃呢？”

望着女儿悲痛的眼神，桧山尴尬地指了指阳台。桃桃是女儿非常喜欢的卡通兔子。爱实把胸前印有桃桃图案的T恤衫看做是除了幼儿园同学小勉外，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了。由于连日来的阴雨天气，桃桃此刻正挂在晾衣架上淋雨。

望着阳台，爱实哭得更厉害了。桧山猜，爱实此刻肯定在想：这是什么坏爸爸呀，让自己最好的朋友淋了雨。

趁着哄爱实吃早饭的机会，桧山赶紧用吹风机把桃桃吹干了。

桧山心想：吃早饭、看报纸今天绝对又没戏了，但是只要能看到女儿满意的笑脸，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近，只要看看爱实的表情，桧山就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笑的时候也好，哭的时候也好，撅着嘴的时候也好，鸦雀无声的时候也好。不知不觉地，桧山就为爱实的一举一动而牵肠挂肚。桧山曾经认为，对于幼儿的种种行为，自己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但是，现在他理解爱实了。想到这里，桧山轻轻地点了点头。

再过十年的话，也许又变得不能理解了。

就在三天前，桧山在上班路上碰到了住在隔壁的松本，松本就是

这么对他抱怨的。松本说,最近和女儿聊天时,真怀疑那家伙和自己是属于同一人种,常常在想她是不是从外星球来的生物。

桧山也在楼门口碰到过松本的女儿几次。虽说自己不过三十出头,但桧山还是觉得受了一点打击。几个高中女生聊天时用的到底是哪国语言,桧山完全摸不着头脑。几个人头发、皮肤、眼睛的颜色全都不一样,即使穿着同样的校服,也像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样。

松本向桧山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桧山喜欢爱实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喜欢她乱蓬蓬的、柔软的头发,还有她闪烁着光泽的大大的黑眼睛。染着一头金发,皮肤晒成褐色,戴着蓝色隐形眼镜的爱实,这对桧山来说绝对是难以想像的。

桧山的视线落在餐具柜上的相框上,照片中的祥子仿佛看穿了桧山心事似的微笑着。桧山望着祥子那样的笑容,心里轻轻地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再过十几年,即使爱实真的那样回来,我也不会惊慌失措的。

只要了解爱实在想些什么,他就绝对不会感到不安。只要看到爱实的一颦一笑,自己就能感觉到她在身边,就能感觉到女儿的体温。

但是,爱实脸上偶尔露出的表情,还是会让桧山感到浑身发凉。每当看到爱实凝望天空、呆滞不动的眼睛,桧山的后背就会冒出冷汗,喉咙深处就会发颤,一瞬间都不知道如何呼吸了。

爱实到底在天空中看到了什么呢?难道是那个时候在无意识中,印在脑海里的悲剧在视网膜上重现了么?

每当看到爱实的那种表情,桧山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哪怕只是在爱实身边多待一分钟也好,那个可怕的记忆哪怕只是削弱一点也好。

在爱实的意识深处,至今还萦绕着那个可怕的记忆吧。

第一章 罪

/

早上九点不到,已经过了上班的高峰期。进入暑假后,从莲田开往大宫方向的宇都宫线没有平时那么拥挤。正好有个空座儿,桧山让爱实坐下,自己则抓住前面的吊环。

只有在这个时候,桧山才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并没有错。如果自己是上班族的话,早上带着爱实这么挤车可真够呛。

桧山看着车窗外的雨景,心里还是有些犯愁。下雨的话,店里的生意会惨淡许多。虽然只是经营着一家小店,但他毕竟是一店之长。从营业额到管理店员,桧山永远有操不完的心和着不完的急。

车厢里传来一阵吵闹声。在对面的一扇车门附近,三名少年正为了什么事情争吵着。

三个人大概是初中一、二年级学生的样子,白色半截袖校服衬衫的衣角,从黑色的裤子中邈邈地露出来。

桧山心想,虽说是暑假,但他们可能是要去学校吧。这几名少年才不管桧山怎么看他们,其中两个人拿着掌上游戏机玩得正起劲,还不时地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另一个人则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两手各

抓一只吊环，仿佛是在模仿体操运动员的样子。

一个穿着西服的中年男子，将报纸大大地展开，把脸藏在报纸后面，仿佛是在祈祷这场肆虐横行的台风赶快过去。

爱实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名少年。看见爱实的表情，桧山觉得脊背有些发凉。也许对大人来说，他们只是几名天真烂漫的少年，但在爱实的眼中，他们也许完全具备恶魔的潜质。

不，即使是大人也会感到害怕吧。无论是那个把脸藏在报纸后面的公司职员，还是旁边坐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或是桧山自己，都对隐藏在少年天真外表下的什么东西感到恐惧，同时也感到气愤。这些大人表面上装做若无其事，其实都怀有一种莫明的恐惧感。然而除了在心里乞求赶快息事宁人外，大家都毫无办法。

爱实的目光从少年身上转到车厢内的一幅广告上。这是一则水上乐园的广告。

“爸爸明天休息，我们去游泳吧？”

“嗯。”刚才爱实一直伸长脖子盯着广告看。现在她抬起头来望着桧山，使劲地点了点头。

“爸爸，我都好长时间没坐汽车了。您能开车带我去吗？”

看到爱实眼中恢复了往日的光泽，桧山总算放心了。

天上正下着小雨，爱实穿过人潮汹涌的大宫站中央广场，举着一把小红伞，一蹦一跳地穿过湿漉漉的人行横道。只要是和桃桃一起上幼儿园，即使是在雨天爱实也会很高兴。

爱实所在的幼儿园叫做绿色幼儿园，坐落在大宫站繁华的街道边一座大楼的三层。整体的玻璃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非常明亮。桧山和爱实走进大楼，在厚厚的大理石门前等候电梯。

桧山曾经希望把爱实送到一个有庭院的幼儿园。他觉得，幼儿园中无论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玩具，老师们能绘出多少可爱的图画，四周

水泥墙所带来的封闭感都是无法拭去的。然而附近这样的幼儿园,孩子的人数都已大大超标。尽管桧山对绿色幼儿园没有庭院这一点感到不满,但是他对这个幼儿园的设备 and 经营状况还是满意的。

电梯门一开,一位公司职员模样的人映入眼帘。“您慢走!”爱实向他挥挥手,公司职员一边笑着,一边向爱实挥挥手。

看到爱实的交友情况,桧山有些吃惊。

桧山和爱实下了电梯走进走廊。站在幼儿园门口的早川美雪看见父女两人后,朝他们挥了挥手。美雪身穿一件白色球衣,下面配着一条牛仔褲,腰间还系着一条印着桃桃图案的围裙。

眼尖的爱实一看见美雪,就挣脱桧山的手,一边高喊着“老师早上好”,一边跑到美雪身边。

“早上好,爱实!”美雪弯下腰,爱怜地摸了摸爱实的头。

桧山站在爱实的身后望着每天早上都会发生的一幕。

美雪用纤长的手指轻抚着爱实黑黑的头发。桧山注意到,美雪的指甲剪得很短,这与她那优雅的双手颇不协调。不止是指甲,美雪全身都散发着在时下女性身上难得一见的朴素。没有戒指,没有耳环,没有任何饰物,仿佛在排斥着一切硬于自己皮肤的东西。虽然美雪一向素面朝天的装束给人一种保守的印象,但是不加修饰反而让她的笑容显得更加清爽。

桧山偶尔也会想像美雪梳妆打扮后的模样。这是一个傻爸爸小小的乐趣。桧山心想,她一定会吸引许多异性的目光吧?不过,尽管可以想像出美雪的那个样子,但桧山还是不想亲眼看到。因为,美雪的纯洁无瑕应该比任何香甜的气息都更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

从刚才开始,爱实就一直在和美雪谈论桃桃的话题。这时候,她忽然回过头来催促桧山说:“爸爸,你怎么还在啊?上班要迟到了。”

桧山苦笑了一下,感到有些寂寞。于是,他对美雪说了声“孩子就

拜托您了”，便向爱实挥手告别。

“您走好。”美雪微笑着目送桧山离开。

上了电梯，桧山又像往常那样有点妒忌美雪了。因为她知道那么多爱实喜欢的东西，桃桃啦，小勉啦，喜欢吃的东西啦，喜欢唱的歌啦……美雪和爱实在一起的时间比自己长，还知道好多自己不知道的关于爱实的事情。

然而，桧山又对美雪充满感激。由于美雪十分了解爱实，因此可以从她很小的举动中清楚地看出那件事遗留下来的一些征兆。桧山对此十分放心。

穿过站前的繁华街道，桧山来到一条银行和写字楼林立的大街上。沿着这条大街走一小会儿，就能在冰川神社交界的十字路口看到一个装饰着自由女神图案的招牌。招牌上写有“broad café”的字样。因为下雨，字迹看得不很清楚。

开放式露台上摆放的桌椅都被雨水淋湿了，宛如堆放的大件垃圾，充满凄凉之感。桧山走进这家店铺的正门。

“欢迎光临！”，店员福井健高声招呼着客人，但是一看到进来的是桧山，马上苦笑着改口说，“早上好，店长！”

“早上好！”

站在福井旁边的是新来的仁科步美。步美也将目光投向桧山，并和他打了招呼。桧山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好像很僵硬。“早上好！”桧山一边愉快地回应着，一边走到步美身边问道，“还习惯吗？”

步美低着头答道：“是啊，不过……”

桧山看见步美紧张地站在柜台前，手里还拿着圆珠笔和记事本，估计她是在记录福井交代的工作注意事项。

为了缓解步美的紧张情绪，桧山温柔地嘱咐她说：“工作可以慢慢适应，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和大家熟悉起来。”桧山从柜台那里拿了办公

室的钥匙，随后同正在洗碗的铃木裕子打了个招呼。

“铃木，你和仁科岁数差不多，她就拜托给你了。”

裕子睡眼朦胧地支吾了一声。

店内的颜色是以深蓝色为基调的，到处装点着观赏植物，沿着墙壁摆放着舒适的皮制沙发和椅子。大宫的这家咖啡店，是broad café在全国50家连锁店中规模比较大的一家。桧山走到厕所对面，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Broad café是自助咖啡店，最初创立地在纽约的百老汇。在这里只要花上200日圆就能品尝到地道的咖啡。由于迎合了年轻人的小资情调，很快便风靡全国。正如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看到的那样，broad café的咖啡杯和招牌上都印有自由女神像。这成了那些赶时髦的日本年轻人经常谈论的话题，因此从10年前代官山设立第一家broad café店开始，很快在日本扩展到50家店铺的规模。

九年前，桧山与broad café日本总店签署了经营合同。那时候的桧山刚刚大学毕业。他在总店接受了店长培训后亲自寻找店面，并亲自监督店内装修。经过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桧山终于在二十四岁到来之前开了自己的店。

这家店坐落在繁华街道的旁边，从周一到周五周边写字楼的职员和OL们经常光顾这里。到了周末，由于从这里到冰川神社和大宫公园步行只需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许多全家出游的顾客都会来这里喝一杯咖啡，歇一歇脚。但是赶上雨天，这里的经营状况就要惨淡许多。

桧山正在为打工的店员制订工作轮换表，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您休息一下吧？”福井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

“辛苦啦！”桧山连忙向福井表示感谢。福井把手中的托盘放在写字台上，递给桧山一杯咖啡。

“仁科怎么样？”桧山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大口吃着三明治。

“没有问题。跟她说了工作注意事项。她很认真地做了记录，记得也很快。”

“是这样啊。不过，她的表情好像有点僵硬啊！”

步美两周前刚刚到这里工作，现在面对桧山时表情仍然很紧张。

“是么？可能是第一份工作的缘故吧，难免有点紧张。”

桧山点点头：“我确实见她和其他同事在一起时笑得很可爱。服务行业微笑是最重要的，让她尽快熟悉工作，要习惯微笑服务才好。”

“没问题！”福井吃完三明治，指着胸脯担保。

下午两点半过后，有客人上门拜访。这时候中午的用餐高峰已经过去，店员们终于能够轮流休息一会儿，桧山也总算补上一顿午饭。

福井在柜台里给桧山挂了个内线电话，通知他有客人来访。

桧山一边纳闷是谁来找他，一边盖上便当的盒盖走出办公室。走进店里，桧山看见两个身穿西服的男子正在向步美点餐。

一个高个儿的小伙子站在那儿，脸上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另外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中年男子则一边看着菜单，一边向步美仔细询问着什么。

小伙子发现桧山后拍了拍中年人的后背，中年人立即转过身来。

桧山一看见对方的面孔便呆立在原地，心中感到一阵剧痛。

小伙子看见桧山后要从怀里往外掏什么东西，却被中年人用手制止住了。

“好久不见了。”

桧山将强行赶到意识边缘的记忆慢慢拉了回来。

桧山勉强张开嘴说：“您是琦玉县警官……”

站在柜台旁边的步美睁大了眼睛盯着眼前的中年人。

“我是三枝。这位是大官署的长冈。百忙之中打扰您了。”三枝利幸微微一笑。

虽然三枝的眼神很柔和，但是由于萦绕在大脑里的记忆过于沉重，不知不觉间桧山的面部表情变得十分僵硬。

“不，我只是到附近来办事，顺便过来看看。方便的话我们可以谈谈吗？”三枝察觉到自己又勾起了别人痛苦的回忆，连忙用抱歉的口气解释道。

桧山也不好意思拒绝这样一个好心人的来访，于是回答说“没事，没关系的”。

“那给我来一杯热咖啡，外加一杯我刚才说的那种非常好喝的加糖香草卡布其诺。”

“我来请客。”桧山向步美使了个眼色，暗示她不要收钱。

“算了。”三枝把钱塞到一头雾水的步美手里，随后把盛有咖啡的托盘交给长冈，接着径直向里面走去。

三枝选择在一个四周摆有植物的死角坐了下来，长冈坐在他的旁边，桧山坐在两人对面。

桧山似乎是在估计谈话所需要的时间。这时三枝真诚地微笑着问：“那件事之后怎么样了？”

“勉强强吧。”

那件事之后的生活并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但是为了感激三枝的关心，桧山努力地挤出一丝笑容。

“是吗，那我多少放心一些了。”三枝舀了一勺香草咖啡，一边品尝着一边笑着称赞说“好喝”。坐在他身边的长冈则把这当作任务一样，无奈地饮着咖啡。

桧山在近处打量着三枝，发现他多了许多白发，脸上的皱纹也变深了。桧山不禁为时间的流逝而心生感慨。

确实如此。眼前这个男人，每天都要安慰无数的受害者家属，现在不知道已经见过多少血和泪了。那件事对于桧山来说是一生遭遇一次

的噩梦。但对三枝来说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每天都要这样度过，无论做多少工作全都是和痛苦打交道。桧山觉得现在开始有点理解他了。

自己对于三枝，是不是该说一些感激的话呢。当时桧山被愤怒和仇恨弄得头晕脑胀，连这些人之常情的事都没做到。

“说起来，令爱今年几岁了？名字叫什么来着？”

“爱实，四岁了。”

“对，对，爱实。没什么事吧，没有留下后遗症什么的吧？”

“没有，托您的福，她很健康。现在在幼儿园老师和小朋友的关心下健康地成长着。”

“是嘛，那太好了！对于那件事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当然，我十分理解您心中的痛苦，但是为了孩子您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

“谢谢。”

桧山说的是真心话。对于三枝来说，自己的遭遇是每天都要发生的，自己只是他每天都要面对的受害者当中的一个。对三枝的挂念，桧山感到很高兴。

突然，三枝话题一转：“对了，贵店每天几点关门？”

“八点关门。”

“就是说，您到八点马上回家啰？”

“不是不是。关门之后，我还要和店员们一起打扫卫生。清洁工作大概在八点半结束。接下来我要计算每天的营业额并做报表，此外还要向总店定原料，离开咖啡店要在九点半以后了。最后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计算营业额和定原料这些工作都是您一个人做吗？”

“对。目前还没有别的员工可以做。虽然可以让这些兼职的店员帮忙，但是目前还是让他们负责店里的生意。只要不休息，都是我一个人

做。”

“真辛苦啊，那八点半以后只有您一个人在店里吗？”

“对。”桧山点点头，心中感到有些奇怪。这种不自然的感觉是因为什么呢？桧山装作若无其事地偷偷看了看这两个人，发现坐在旁边的长冈一改刚才那副无所谓的表情，身体也微微前倾。

“您经常去大宫公园么？”三枝又转变了话题。

“对。”桧山轻描淡写地答道。

大宫公园是附近一家县营公园，距离咖啡店步行大概10分钟。大宫公园位于冰川神社里，面积很大，里面有可以荡舟的池塘和小型的动物园，旁边还设有足球场和棒球场。此外，大宫公园还是埼玉县内首屈一指的赏樱名所，一到春天便有满园的游客。桧山也经常在这样的天气里，把爱实从幼儿园中接出来一起来这里用午饭。

“事实上，昨天晚上大宫公园里发生了杀人案。”三枝放松的表情一扫而光，一下子变得很严肃。

“杀人案？”桧山望着三枝重复道。

“对，因此我们今天一直在周围调查情况。”

三枝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桧山。三枝就像是正在从附近的主妇那里挖掘传闻那样，套着近乎等待着桧山的反应。

桧山想起昨天晚上，闭店后自己将现金拿到保险柜的途中听到了刺耳的警笛声。

“是这样啊。”

“怎么了？”

三枝欠身向桧山询问，桧山于是告诉了他昨晚保险柜的事。

“当时几点？”

“不到十点。”

“当时您一个人么？”

“对。”桧山也不了解三枝问题的主旨何在，纳闷地回答。

然而三枝的话题仍在继续。“被害人是在九点四十五分左右，被出来巡视的公园管理员发现的。被害人的颈动脉被刀子割断，出血过多致死。公园管理员曾在八点半出来巡视过，但当时并没有看到被害人。也就是说，被害人应该是在八点半到九点四十五分之间遇害的。”

桧山不愿去想像当时的惨状，然而三枝的口气就像是勾着他去想。为什么和我这个素不相干的人提起这些呢？桧山渐渐从三枝怀疑的目光中感觉到，这不仅仅是随便聊聊天那么简单。

三枝好像发现了桧山吃惊的表情，于是喝了一口卡布其诺，慢慢说：“被杀的是泽村和也。”

“什么？”

看到桧山的反应，三枝和长冈交换了一下眼色。三枝继续说：“如果说是少年B的话，可能更准确吧。”

这个词语在桧山的大脑中清晰地回荡着：“少年B死了么？”

“被杀了。”三枝紧紧盯着桧山的眼睛端详着。

桧山在心中仔细体会三枝话中的含义，总算了解了三枝此行的目的。桧山坚信自己是被愚弄了，三枝故作体贴的表情和他对爱实的关心其实都是装出来的。他找自己的真实目的只是为了向店员们确认自己是否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这么说，您知道少年的名字啦？”

“案发时并不知道。”桧山心中再次涌起了那个时候的怒火。

“警察没有告诉我具体情况，家事法庭也没说。直到《少年法》修改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名字。”

2001年4月，修改后的《少年法》开始实施。这时候，《少年法》中才首次加入了“被害人可以查阅及誊写有关记录”的条款。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根据《少年法》的主旨，为了保证犯罪少年的健康及安全，少年

的隐私不受侵犯。对于事情的详细经过以及少年们的名字和档案,许多被害人及家属都无从了解。

两个刑警此次来访前应该已经知道,桧山曾在《少年法》修改后申请查阅了少年们的相关记录。

眼前的两名刑警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桧山。

少年B被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桧山毫无感觉,既不高兴,也不难过,更不痛苦。但是,大脑中的某个角落却在冷静地思考着:警察在怀疑自己。这是理所当然的。桧山恨他。桧山杀死他的动机很强。而且,他是在桧山没有不在场的时间证明,且在桧山店的附近遇害的。

至少也做出个痛苦的表情出来,试着想像一下他死亡的样子。但是,桧山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可能是因为桧山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吧。

三枝目不转睛地盯着沉默不语的桧山,不知不觉喝光了杯里的咖啡。这时,他催促长冈赶紧动身。

桧山松了一口气,送三枝走出店门。不想三枝说了句让人很不舒服的话:“打扰您了。这里的饮料很好喝。我以后还会来拜访的。”正午刚过,天上就飘来一块灰色的云彩,不一会儿就下起雨来。

三枝他们已经走了,但是桧山心头的伤痛却没有愈合。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伤痛越发强烈,而且还伴随着无法抑制的痛苦。

桧山回到办公室,无法忍受屋里的沉闷。于是他来到柜台前试着帮客人点餐,尽管很想把精神集中在工作上,但是那个时候的记忆还是如奔腾的洪水般涌上了心头。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小时,好不容易等店员们做完扫除纷纷离店,桧山拉上店里的百叶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摊在椅子上。

借着窗外的光亮,桧山点上一支烟。

尼古丁传遍了所有敏感的神经。稍不注意,曾经压制下去的记忆就会溢出来。现在无穷无尽的记忆不断冒出来,桧山连抵抗的力气都没有。

对于桧山来说,一共存在着两个时间:一个是那个案件发生时已经停止的时间。另一个是他从那时候起活到现在而不得不经历的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桧山经常游走于这两个时间当中。停止不动的时间无论历时多久也绝不会褪色,永远能够清晰地唤起那个时候的记忆。



揭开祥子脸上的白布,虽然看见她的面孔,但是桧山心里还是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祥子的眼睛已经变形,桧山怎么看都觉得她像个蜡人,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他以前认识的那个祥子。

桧山用食指轻轻摸了摸祥子的脸颊。今天早上还吻过同样的位置,现在却变得硬邦邦、干巴巴、冷冰冰的,好像是个假人。没有体温,没有弹性,也无法感觉到湿润。桧山强迫自己接受眼前的事实。

桧山走出太平间,朝走廊跑去。祥子的妈妈前田澄子正垂头丧气地坐在走廊的长凳上,怀里抱着正在酣睡的爱实。桧山用手碰碰她的小脸蛋,能感觉到她热乎乎的皮肤轻轻颤动着。

站在走廊里的一个男子向桧山走来。他告诉桧山自己是浦和署的刑警,并对桧山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下午一点左右,和桧山住在同一栋大楼的主妇买东西回来,忽然听到桧山的房间里有婴儿的哭声。平时爱实哭闹的时候,祥子总是能让她立即安静下来。但是,这一次婴儿却总是不停地哭。这位主妇感到